

T5238.77/1140(5)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四

哈佛大學
哈佛藏書
圖章印

竹集

東陽王乾章選

序類下

陳思王集序

李夢陽

批

魏丕猜忌有弟如植竟窘迫以沒其身此序詞簡意切讀之愴然

李夢陽曰予讀植辭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兢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

以制外。敦族以叙理。然後賊跡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趨時。改行効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翦枝幹。委心異族。有身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覩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己。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產。眈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乘曲莫白。窘迫沒身。至今箕豆。

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為魏也。按植審察表云。權之所在。雖跡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為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啟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歿於以死。悲夫。而或以為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為扶蘇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怕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善於置列古今
通論

山東鄉試錄序

弘治甲子

王守仁

批齊魯夫子之鄉也與試及中選之士其數適與孔門相符文極巧妙

王司之取士與士之应试於王司皆以夫子為標準。學得其宗。是山東之勝於他省。實陽明先生之見。卓乎千古矣。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佃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

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

益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遊於門墻者乎是七十有五入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

歟雖然其於諸士亦願有言焉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也有為者亦若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嗟夫

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傅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武舉錄後序

王維禎

此序較前序尚遜

批 措詞命意有感慨有經緯宜為

當代之鉅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于京師。維九月實當會試。屬虜敬皇有司以天子命且舍而逐虜。俄而虜遁北。十月有司復以請乃試。臣維楨濫偶。臣瓚而典是役。事竣亦宜有序。序曰。臣自守官吏局。得以覽稽秘書。抽尋往蹟。睹于近事。則深嘆國士之難焉。昔我成祖之都燕也。虜酋徙幕而北。絕數千里。猶尚以為有背之患。興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以狗國為榮。保軀為辱。猛氣英聲。振于殊俗矣。

正統初虜復入寇。賴二三驍將銳身與戰。虜遭創奔去。竟不更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即有烽燧。猶之驚電。倏起倏滅。士大夫以為亡足憂。於是左干戈。右文墨。與時恬嬉。日有餘快。斯是軀重矣。皇上神武。焯赫同符。成祖自嘉靖來。虜何嘗敢窺關南。頃緣邊候稍懈。奄馬擁入。奄馬竄逝。彼杖鉞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摧輪而答其背者。則信乎狗國之難也。臣當攤卷品士時。則仰天祝曰。是安得狗國之士而收之哉。誠嘆之也。夫保軀之與狗國。不可

同日語矣。士不免蹈此者何也。士有三北。不識形便。與敵相迫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弗審利害者北。拙驕射者北。如此則保軀之士多。而狗國之士鮮矣。臣以故按依舊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收之文而能陳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收之。凡以冀狗國之士出。不至為奔北保軀者等爾。夫臣之于世。譬則手也。夫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鎡錐傳體。則搏而扞之。臣奈何獨自保哉。故壁壘盈郊。烽火相燭。臣不謂懼。羯奴魁健。日厲兵馬。而謀南向。臣不謂憂。臣所

懼而憂者。惟不得徇國之士。奮距先登。俘名王。執貴人。連綴而獻之。闕下爾。誠令在收者。有若人焉。則豈惟宗社是倚。亦臣之所加幸也。臣竊見皇上加意邊庭。思得猛士以寓托之。未始一日釋于懷。臣今收者若干人。劍斷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賢。苟稍任用。斯辯之矣。今有賣珠于市者。華其積而中亡珠。買人以為美。携歸而啓視之。則喑然嗟焉。臣懼其與是類也。惟任之哉。惟任之哉。

靖江志序

殷雲霄

批或疑此篇句法重複不宜入選予攷禮記檀弓石駢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數句沐浴佩玉乃四見蓋文章貴於當而已繁簡不必拘也予獨喜此作以其有古意也

天下之城宇官職丁賦學校兵戎食貨土疆名士為天下者不可不知郡邑之城宇官職丁賦學校兵戎

節雖聖人不可以至。衡時變而文。周之時巡踈於舜矣。然諸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以食邑共天子之事。則其事不爲患於民。及其後也。求金索車。不勝其困於。是包茅不入於楚。而王者之迹熄矣。秦漢封禪。復湯沐之邑。而衡以險遠。乃獨不與。當是時也。釋老者出。伺以神奸。鼓其術以役民。而又能竭已以終之。故其居代明堂而恣專據。其以儒得至者。非羈旅之人。則老而倦休者也。彼羈旅者。旣無力以自振矣。而倦休之心。則又絕外而厭勤。其能兼而有之乎。夫問俗必

之野。登高而賦。大夫之事。舒抑鬱局縮之懷。而蕩迷。瞽煩寃之疾。張弛其意。而和柔其政者。莫善於遊觀。異時聞以職事至者。縣官具車徒。道置食。少亦不下數百十人。是其勢自不可久也。以其至之難。而復不得久。其瞻望不及者。不已多乎。夫上之不蒙王者之迹。而下馬棄於承扇之吏。其次又多不遇於羈旅倦休之人。則二氏之據而專。馬宜也。然民困矣。今二氏者。無從而給役之。故其居亦隨以敗。然則衡之宗者。果何歎。余往讀邑舊令彭君簪所爲衡志。心慨慕焉。

後二十年而始至。考問其志所載。若觀海日。俯洞庭。諸希奇事。大抵出於騷人寓言。無盡信者。今令章君某續刻志文。因邑人楊子續問序于余。遂爲論次。自舜以下。且附已見若此。使至衡者。或有取於余言。則可以求聖人爲政而得。民所患。其限於勢者。能不惑於寓言。而原其所以爲宗。則猶諸山也。亦何戚於未至哉。

叙草木子

鄭善夫

批 草木子本與郁離龍門相頡頏。近二子盛傳。而此二卷幾於熄矣。得少谷子表章之。今亦行焉。

草木子。葉子奇氏枯人。博物洽聞。達於古今。生元季。詭時匿德。于龍泉之槎溪。立言以昭厥志。人亡識者。所著有範通玄理太玄本旨各二卷。詩十有六卷。文二十卷。本草醫書節要各十卷。齊東野語三卷。草木子二卷。草木子成於洪武戊午。狴犴中。稽上下之儀。星纏之軌。陰陽五行生剋之運。海岳浸瀆夷戎希乏之物。神鬼伸屈之理。草之變。魚虫之化。律曆推步易術之大宗。釋老禮制之書。而準於六籍之緒。大歸同焉。野語記時事。失得荒兵。苗異而文弗避。而義則則乎。

皇明...
春秋古稱虞卿窮愁亦不能著書草木子其善窮哉
草木子云者草計時木計歲以况其生而傷乎其言
之立也或曰草木子劉基宋濂時人詳觀誠意集未
之及者而濂叙太玄本旨似不心贊其能夫二子者
亦蔽賢乎哉凡人賤近而貴遠知者相世機則掩其
識昔楊雄撰太玄法言與州箴以比迹聖人當時雖
劉歆輩號稱知已亦拙其書顧乃盛傳於後世好奇
者以爲與於孟軻然玄實失之滯法言州箴亦多迂
謬今觀草木子其義至精論甚正使遇賢知者闡而

張之走楊子矣其與法言太玄並傳復何嫌耶而或
者又以惟濂胎生無無華之實胎郊濕化貴賤之類
病之是惡足以累其成哉舊本凡二十八篇今纂爲
四野語凡三卷今爲二其七代宗子溥殺青而行之
并曰草木子古語云傳先之美仁也刻成晉安鄭某
爲叙正德丙子夏日

澄江文集後序

羅玘

批昌大之氣委曲之思得自歐子

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既挾其所以用世者歸老

于澄江之上。而江濱之人。方幸公之歸。而於小子
後生有所造就也。然而朝之二三老成。靜而竚思。作
而會言。學士大夫。欲有所質疑。而辯難。與夫新進之
士。慕公之名。而思識其面者。又未必不私憾公之去
也。公之去。他人之惡之。而擠之也。方其設窞下石之
時。寧獨一快於去公而已邪。至於得公之文。而讀之。
雖其倉卒之際。亦必終其篇而止。而每嘆其難。其亦
良是公矣。而必爲此何哉。夫人有所惡者。必先有所
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畏。公文既爲人所畏矣。而又

自坦功直諫。蕩無城府。以蓋藏之。亦即發其英銳。毅
勇之氣。以臨事。即公雖卑官末屬。不掛齒牙者。猶不
免焉。於其害。蓋其文之著也。而況日與要樞者居。而
已出其上。欲免於忌。且惡得乎。公之得全以去。而茲
猶有以繫人之望者。幸也。今公身日益佚。心日益休。
益得以斂其精華。而大放於篇章著作之間。當必有
出於其在位之日者。夫以其在位之日。而其文。人猶
畏而忌之。則今日之可畏者。殆必有甚焉。而所以忌
者。或可少適耳。又况後數十年。今日之望公者。亦湮

皇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渝物故。而凡忌公者。又能以久存乎。至其所可畏者。當焯乎。獨在而與。天地爭為久長。凡附名於公文者。尚亦有賴焉。楊雄作太玄。劉歆欲以覆執待之。而桓譚侯芭獨信其必傳。今之忌公者。蓋欲擠其身而止耳。禁不敢以歆之待雄者待公。其亦有見矣乎。惜其心未廣而謀之不臧。可嘆也。石埭吳君德純來知公縣。得公文一卷於公。冠以公號曰澄江文集者。將刻之以傳。而俾予為序。予與德純皆公之門人也。敢俾譚與芭也。專美于前哉。僭書于後。

空同先生文集序

黃省曾

批熟讀文選始有此筆

字雕白琢。筆。新款。語。之雅。琢。字。鍊。句。比。當。奉。天。文。為。標。式。

夫文者所以發閎性靈。敘詔倫則。形寫人紀。彰泄天化。物感而言生。聲諧而節會。乃玄黃之英華。而神理之自然也。譬彼霞輝星彩。匪繪而煥。龍章鳳色。不繡而奇。豈出造為。精機妙吐而已。况夫深居几榻。可達志於八力。暫控形骸。得寓心於萬代。一言耀世。黃壤如生。片撰升堂。藻園不廢。所以達賢古聖。莫不尚之。解繩以來。六籍底績。體各殊科。道由一致。故裁訓者。

必依其本。贊事者必准其實。此命髓之骨髓。而執簡之要規也。經熄時遷。茲教燼喪。飾虛者繁。真核者寡。炎漢御宇。載燭王風。西京之文。號爲爾雅。但渾質既淪。儒流瀾綫。得之者虎蔚於藝林。失之者螢息於晨草。校披千載。入室幾何。蓋詞非僞借之可傳。語必晦本而攸永。來世方遠。焉可眩欺。鬼燦神昭。若握柄宰。如執簧之韻。耕田之唱。短調無羊。曠之富。直音無潤。色之美。亦且緝陟。孔經采居。匱史者。良由出之。慳慳。嗟嘆之真。自當泐誦於無極也。粵我空同先生。嶽降。

於熙雍之運。鵬騫于平章之朝。夙稱八斗之才。遂擅九州之秀。非姬公宣父之書。不涉於目。非左馬班揚之策。不發于筭。非騷選李杜之篇。不歷于思。由是代方享弊。樹獨幟於旌墟。士舉安凡。振孤轅于廣陌。雖和之者自萃。珪璋之儔而訕之者。頗繁鷄狗之輩。物忌勢危。終於擯落。然先生夙節凝持。卓立不懼。卒能浣學圃之汙。沿新彤管之璞。習起末家之頽。散復周漢之雅麗。彬彬乎天下。學士大夫莫不趨。肩而宗之。自是誕守之內。倡和鎔鈞。文章經緯。與三代同驅。

矣。載論先生之撰。蔚雄闊。後無體格之弗統。酌稟圓融。何高深之弗臻。矩之音氣。何密弗研。獲其精神。何與弗範。如玄造。該包乎物。器海渤。匪納夫波。泥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奏。鬱憂愉喜。婉附委陳。性靈著矣。五道四德。諄敷重締。儵則表矣。將迎酬酢。倅撰鋪綴。人紀備矣。兩間萬貌。絲絡籠控。天化宣矣。由是品擬先民。則銓情播義。釀浸於深典。星離縉貫。幅尺於丘明。約暢淵緝。藁籥於宋荀。騁瑱激昂。陶鑪于遷固。緣方形。偕合步。於相如。雖新揮述。齊能于杜甫。祖轍

求源。法同於康樂。抉衰續古。功並於招遺。誠遊藝之鉅工。而摛翰之鴻匠也。客有惜先生懸車之早。以爲未究厥施者。予曰不然。天生英哲。或用之顯績。或用之述經。先生興起學士。挽回古文。爲天下作者之首冠。則天之用先生者。不小矣。仲尼旅人。騶軻弗寧。亦將以爲未究厥施耶。省曾樂志衡門。修辭海曲。山川間之。音通道契。故先生于戊子之冬。以手編全集。寄我姑蘇。殷勤扎書。屢貽疊受。旣而先生問醫南下。邀予京口。千里不遐。命僕爲序。辭謝再三。屬委逾至。乃

得論襟于綠雲之亭。品文于大峴之山。並館逾旬。雪
涕成別。長江悠悠。雲帆遂遠。歲之除夕。先生告徂。嗚
呼。緬惟邂逅。已然季子之許。自顧淺膚。莫稱陽冰之
託。勉撰斯文。恐孤泉下。附于驥後。且幸因之。與日月
而並遠也。嘉靖九年春三月十六日。

升菴詩序

薛蕙

批卓絕之才。弘博之學。足以評升菴矣。錄之。

古今言詩者。病詩之難。夫詩之所以難者。才與學之
難也。才本於天。學繫於人。非其才。雖學之不近也。有

其才矣。非篤於學。則亦不盡其才也。古之人以詩名
家。必兼於斯二者。顧其才有高下。學有疏密。故文體
又各為品第焉。夫才之不足。有所限。而不可進也。學
之不足。無所禦而自止也。疆其才而進者。寡。陋於學
而止者。衆。學而不止。極於不可進。而復廢古之作者。
猶難之。國朝能詩者。盛於弘治正德之際。其時數
君子始尚古學。文體為之一變。至於今日。鴻筆麗藻
之士。彬彬間出。數君子為有功矣。然此數君子。亦各
才有高下。學有疏密。雖其高才之學者。要未有窮其

學之所至。竭其才之所能者也。嘗以為知其所近而
聞其遠者。學所易能而復其所難。人之公患也。眩於
時好而不悟其所短。沿於俗習而不進求其上。世之
常蔽也。語曰。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為下
矣。余懼將來者。徒隨先進之後。而雅道之日趨於下
也。南岷王先生示余升菴楊先生詩一卷。其窮極詞
章之綺靡。可以見其卓絕之想。其牢籠載籍之菁華。
可以見其弘博之學。此其意將欲追軼古人而不可
與近代相上下。蓋余疇昔所願見。乃今得之。先生矣。

抑此卷者。第往者謫居滇中之作耳。若其今之所造。
請與夫他日之所就。又非止於如此而止也。雖然。即
此卷尚論之。唐之四傑。不能過也。南岷刻而傳之。非
特表先生之才。為其鄉重。固將著先生之學。為天下
先。余因推其意而叙之。

洞庭漁人集叙

喬世寧

批 洞庭漁人辭聲華而其寂漠恃其文之必傳
也。此序委曲甚緊其生平矣。

華容孫仲可自童子時。即賦詩為文。乃其父石磯子
從何大復遊也。又多藏古今學士家言。而仲可為諸

生又得侍少華許子。故其命意修辭。遂精詣作者之
域。與北平張詩。滇南張含。大梁左國璣。吳下黃省魯。
齊名皆鄙薄時榮。其沉隱約思。以文章傳世云。當是
時楚先達者。黃岡王稚欽。隨州顏惟喬。同邑周子賢。
並以文學才藻盛名都下。一見仲可之作。皆私心慕
焉。其推孫延譽。雖中郎禮玉燦。張華善陸機。豈復過
哉。比余以職事至楚。始會仲可于洞庭之游。仲可出
其集數十卷。自題曰。洞庭漁人集。相與訂議焉。余觀
其詞賦。則祖離騷。詩。古體宗齊梁。間出宋晉。近體宗

杜甫。與近時諸名家。序記雜文。率鑒情晰理。諸志傳
當實陳事。其文漢之遺風乎。斯可謂閱覽大雅者矣。
今十餘年不復就試禮部。益博綜往籍。紬繹異同。以
究極天人之際。當其意所欲至。雖三公不以易也。其
顯名傳世。益不止斯集矣。子長云。古者富貴而名湮
滅。不可勝數。惟倣儻非常之士。稱焉。余讀其言。而壯
之。故知哲士高賢。聲施後來者。要多以文章不朽云。
顧今人往往趨彼而輕此。何哉。余故以仲可爲高士
也。仲可。以海內豪賢。顧自况於漁人。得非託跡垂綸

者邪然其言又多憤世嫉俗之意亦可以風海內士
習矣故叙其集令藏之名山以俟來哲

羨陂續集序

王九思

喬世寧

批羨陂文蓋窮而後工者序亦精緻感慨

羨陂續集者集羨陂先生垂老之作也先生有集傳
且久矣日就月將老而彌篤門人集其近作稱續焉
於戲去而返者時也無所息肩者學也日慎一日振
于加而莫之休者志也其先生之謂乎序曰說者謂
文能窮人而又曰人窮則文工謂耄期倦勤而又曰

老廼詩律細也是二者將何所取衷哉墳典之文至
文也其人率皆在位游夏之窮不加于顏原而顧以
文學稱郊島寒薄根于所賦雖不苦吟遐思要之不
能通顯故以窮咎文者誣文者也司馬子長遍歷名
山異境而其文益奇柳柳州不摧踣困鬱亦不能辭
理極到則窮而工者蓋一說也有初靡終進銳退速
此志不帥氣者之事衛武公克自抑畏九十自警今
觀賓延諸詩所謂有德之言也唐詩杜子美夔州以
後之作讀者更為刮目矣則老而細者亦一說也羨

皇明百家文卷之四
一六
陂先生遭際。敬皇帝賜第大廷。不可謂不遇。而立
朝在郡。爲日可數。至其蘊而大者。舉天下莫之試也。
窮與不窮。當有定論。今初集與續集具在。其耄細與
否。亦夫人可按而知也。要之。正。大。以。敦。體。悲。壯。以。措。
辭。冲。澹。以。入。格。簡。嚴。以。復。古。謂。耄。者。能。之。乎。而。亦。不。
無。所。助。也。夫。國。朝。有。作。莫。盛。于。敬。皇。帝。時。時。則。
李。何。首。倡。徐。鄭。繼。踪。邊。殷。王。薛。翩翩。羽。翼。今。數。雄。已。
沒。先生。獨。振。逸。響。碩。果。不。食。時。有。所。出。爲。世。大。觀。不。
亦。大。幸。也。哉。予。讀。是。集。更。有。慨。焉。先。生。齒。德。旣。高。踐。

履。純。篤。諸。所。酬。應。罔。不。協。道。若。集。中。嘆。禹。夫。之。貨。殖。
善。鶴。夫。之。主。農。惜。瀛。也。之。宦。成。戒。羨。也。之。士。未。施。于。
有。政。者。槩。可。見。矣。外。則。論。學。論。師。諸。書。托。晨。孤。兒。諸。
吟。隕。霜。警。言。火。諸。賦。蓋。拳。拳。於。希。聖。學。古。移。風。易。俗。之。
意。也。則。所。謂。大。而。未。訛。者。其。所。可。慨。不。旣。多。邪。予。不。
學。得。先。生。是。集。敬。爲。梓。之。使。天。下。知。今。日。有。先。生。亦。
以。知。先。生。有。今。日。也。而。先。生。書。寄。來。則。曰。是。不。宜。無。
序。者。故。叙。其。端。如。此。若。曰。究。其。學。以。窺。立。言。之。本。論。
其。世。以。極。取。善。之。公。則。非。所。敢。也。

唐漁石集序

黃省曾

批叙鉅公之文正宜如此

文章之道與運俱流漢氏遐軌淪久不作入我天
代全風大氣郁爲人文洪武未樂間明渾雄雅迨至
弘治鴻化洋暢延于嘉靖則法模姬秦彬彬乎文質
備矣故以文章名家者接耀於天下雖林曲草牖窮
樸之士亦能高善鏗槩而况公卿大夫委蛇廟朝意
昌情遠者乎然而英華翹炳升堂即與者亦未嘗不
潤希難遺也蓋性靈昭朗仁義藹如蹈清者言粹業

良者語芳固斧藻之本也否則餒溢瑕病紛紛矣或
曰率意吐造即可以文乃廢博羅六籍目左記爲哀
淺以騷選爲雕靡耶就觚爲細習藝苑衆妙一切捐
置又何以鏗貫神理錯綜變化蘊浸組織之哉且不
需其成不出於盈強拾轉綴猶提嬰而爲壯夫之武
鮮不躓矣又聞之江山令人發秀故尼孟周環馬遷
登遊觀觀廣遠是以宣之科牒富如玄黃無所不有
矣文章之道必具是而可立以傳也不其難哉不其
難哉若我大中丞漁石唐公少聞賢儒文懿章公之

學卓然脩躬以進士起家令郟城召拜監察御史累
至大司馬今方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云所至道隆
政光焦勞經濟康蘇元元以昭沛天子聖澤稱爲
股肱是以中無歎心浩然於詞式玉式金通會訓典
公之學底祖于經而弗遺群家自翰人所傳靡不
討尤獨專於西京故機肯翩翩乎來矣所撰記序雜
著若干首逸健豪峻多類子長詩之形似賦實若杜
甫而興格並張九齡諸能哲和樂新穎無凄鬱之響
然皆章妥字安躋冠堂與若草木之滋足而敷也

若印蒸而霞嶽潤而雲也言公之覽跡居鄉則攀金
華洞巖擊巖灘錢塘雲南則求金馬碧鷄滇池麗江
江西歷廬山鄱陽陝西陟太華終南問周漢故都山
西遵恒山五原南淮北燕瞻二京宮闕山川麗奇邊
鎮則沙塞之迢曠長城之連紆關堡之蕭楚賀蘭大
河之縈帶皆獻矚歸眺宏肆胸府故擗瑒騰驟慷慨
瑋落屬采無方旨度深邈者皆九州為之助益也
生省曾陋伏巖穴仰景公名素矣今茲友人白禮部
貞夫使軺歸自關中致公惠言俾效未伎若公海內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四
鉅望文章宗門。雖不下教。猶宜鋪頌輝盛。况命之乎。此所以忘其賤鄙而揚著斯文也。

萍會圖序

李夢陽

批以萍會命題而飄揚脫灑皆合題旨文之
工級如此

萍會圖。圖王宮十有五。人紀善一。教授十二。典善二。十五人者。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生不同。同王宮。官不同。同地也。於是十五人者。約曰。始吾儕生東西南北也。固不謂同王宮。即知有王宮。知同地乎。夫勢無常形。止無定跡。吾儕知自是不復散而東西南北也。

夫萍之未水也。知水平。水知萍乎。及颺風過。馬繫於綽約娉婷。嬉波上下。始與水一矣。故有寤寐其求。而終身無邂逅之遇。而傾蓋於塗路者。非素相聞也。斯所謂偶然之合也。夫合未有不散者。故君子同也。必聚而酒食相樂。於是乎有會。會者所以繫情防散者也。有類乎萍。故稱萍會焉。散而思必及其親。又子孫所世講焉。世講必曰吾祖吾父。昔與某同王宮。同地。蓋同會云。於是會不可不圖。圖者所以示和而存

義之道也。李子先人亦嘗為王官茲地。覽其圖而嘆曰：嘉哉會也！然亦時使之焉。夫叔世寡安，枕危邦，鮮其食，設境內有緝林銅馬之警，國無河澗東平之譽。輔之以端而拒之不信，導之以良而專恣者自遂也。諸君方背刺以憂責，荷擔以謀遷，非穆生逃則張漁去，即有繫情防散，亦未存義之心。弗暇為心矣，而奚會之有圖？故曰寧淵無焦鱗，時使之耳。此之謂也。

遠遊詩序

邵寶

批無欲遠遊則無入不自得矣此序盡布衣之高致

遠遊詩若干首。柴墟儲先生倡之，白巖喬先生輩諸公和之，以贈江東徐君子仁者也。子仁少負才氣，攻古文詞，歷參諸名家書法，時時有所自得，由是有轂江東。予曩獲一再見，獨心賞其精逸，而以不及與居為恨。既而解擯遊於四方者于今數年矣，予意其羈流頓漫之際，必有鬱焉無聊，憤焉不平，肆焉自譽，且嘲之態，而子仁之笑言坐起，食飲咏歌，猶昔也。君子謂子仁於是乎達，為之賦遠遊焉。余嘗觀戰國遊士，挾策走諸國，縱橫捭闔，一出其頰舌，而往往有離憂。

皇明百家文卷之四
之。感。及。漢。興。郡。縣。海。內。參。建。王。國。士。之。東。西。遊。者。亦
或。以。倦。歸。何。子。仁。獨。異。是。哉。蓋。漢。之。士。其。遊。也。以。宦
戰。國。之。士。其。遊。也。以。說。二。者。不。能。無。求。求。之。有。得。有
不。得。得。不。得。累。乎。其。心。欲。勿。著。於。外。難。矣。今。子。仁。魯
有。是。乎。夫。鳥。得。而。不。異。也。然。子。仁。之。遊。亦。非。無。求。者
吾。不。暇。悉。試。言。其。大。則。觀。秦。碑。於。泰。山。覽。大。風。歌。於
沛。考。東。都。之。右。經。訂。晉。刻。於。蘭。亭。讀。唐。頌。於。浯。崖。搜
兩。宋。儒。者。之。手。墨。於。閩。洛。之。地。探。禹。穴。之。秘。訪。殷。繫
周。鼎。諸。銘。識。而。句。疏。之。入。鄒。魯。之。墟。左。右。顧。而。藉。紵

所。遺。目。收。其。精。手。隱。其。度。神。會。其。機。而。心。藏。其。妙。有
不。求。求。無。不。得。得。而。玩。玩。而。樂。樂。而。相。忘。焉。是。故。飛
沉。所。至。見。王。公。而。不。求。貴。其。身。遇。岳。牧。而。不。求。用。其
術。茲。其。求。也。夫。豈。昔。人。之。求。歟。其。遊。之。異。蓋。無。足。恠
者。不。然。則。夫。人。也。芒。屨。布。袍。足。跡。半。寰。宇。其。亦。勞。矣
抑。有。不。勞。而。求。在。其。中。者。曰。隱。遠。遊。之。餘。孰。能。為。子
仁。賦。卜。居。哉。金。陵。天。下。之。名。勝。也。昔。之。人。託。隱。於。是
者。多。矣。子。仁。歸。其。為。我。牙。機。雲。之。宅。登。東。山。尋。謝。公
舊。蹟。葺。草。堂。而。棲。焉。以。揖。三。朶。居。於。雲。峯。霞。嶂。之。表

浩氣流行一瀉千里。真大手筆也。有明古文刻以其卓、不朽也。

其不將大有所得乎。夫是之謂天遊。而今之所謂遠者。又不足以嘉子仁也。作遠遊詩序。

前後入蜀稿序

唐順之

批體似曾南豐多曾次流出與觀規模做秦漢者不同

山澤好竒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搏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為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於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事。其力足以窺懸車束馬之徑。凌跼鷲挂。孫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

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陲。古所謂別為乾坤者也。雪巖大江之雄渾。我巫青城之窈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厓斷棧。水則陋以驚江急峽。聞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好竒之士。慕其勝而已。其險遠不能至。於是。有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為勝。於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冥搜之好移。變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窈麗之觀改。蓋昔人所賦。側

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竒○繼○繼○顧○慕○不
 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官
 游○羈○旅○懣○悴○無○聊○不○能○自○遣○之○快○夫○雖○幸○為○耳○目○之
 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為○情○志○之○所○快
 而○限○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之○所○不○接○者○既○不○能
 使○景○就○乎○情○而○工○為○鑿○控○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
 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聊○之○音○於
 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竒○士○縱○欲○原○本
 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

喜○喜○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為○可○誦○也○公○自○郎
 官○出○為○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為
 郡○守○也○於○重○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
 所○謂○險○且○遠○其○為○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
 雨○蠻○煙○之○外○雖○蜀○人○亦○素○憚○以○為○險○且○遠○者○而○公○皆
 恒○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嶮○巖○踐○霜○雪○穿○猩○鼯○豺
 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
 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
 切○可○憚○可○喜○則○無○不○見○之○乎○詩○蓋○其○大○者○關○政○理○誦

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
之○情○狀○其○叙○險○也○既○可○以○使○人○歛○歔○慄○慄○而○如○墮○其
叙○勝○也○又○可○以○使○人○颺○爽○飛○動○而○如○躡○向○非○公○以○其
宦○游○旅○寓○之○跡○而○燕○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
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
詩○既○刻○為○二○卷○其○子○于○德○請○序○于○余○余○以○謂○使○好○奇
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窺○其○勝○于○庭○戶
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勝
而○忘○乎○其○險○頓○然○釋○志○于○驚○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
能○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悒○于○公○之○詩○乎○有○得○也○余
山○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悒○于○公○之○詩○乎○有
得○也○遂○不○辭○而○序○之○

春雨亭夜飲離歌序

王九思

批簡截中有思致

序○曰○厲○志○亢○節○者○君○子○之○高○蹈○由○衆○而○悲○喜○者○恒○人
之○情○也○有○所○托○而○鳴○焉○者○風○人○之○意○也○擊○劍○悲○歌○者
烈○士○之○行○也○東○谷○王○子○燕○山○之○豪傑○文○苑○之○精○英○出
宰○崑○山○沮○于○萋○斐○改○蒞○蓋○屋○于○茲○三○載○鋤○去○豪○橫○培

植善類。直道而行。不詆于勢。不求于聞。終始不渝。以
憚于志。蓋古之君子。厲志而亢節者。則東谷子其人
焉。夫彰幽。疏滯。舉賢。以禪國者。監司之任也。而薦書
不及于東谷。蹤跡猶惑于改轍。無亦悲喜之由衆者
乎。東谷子挾其成績。報于天府。過鄆杜之下。別于羨
陂。子羨陂子。視其行李。蕭然無何有也。然神采益晬。
四體益舒。慨乎其言。洋洋乎其氣也。羨陂子與之飲
春兩之亭。酒酣耳熱。悲歌擊劍。鼓振林樾。烈士
感激興歎。上視古人。恐或未之過也。于是遂以其歌

贈東谷子馬。而序其所由。蓋亦托于風人之意云爾。

北司獄中聯句序

韓邦奇

批

顛沛中不忘規戒。宛洛卒為名卿。於此可觀
志矣。

余既為守臣。狀論徵詣京師。下錦衣北司獄。越二十
餘日。東巖以言禮並繫。又二十餘日。於是各出所懷。
相得甚懽。或物感必為詩。詩必聯聯。止盡意。不求工
也。故雖拷掠禁錮。不覺有愁苦狀。余與東巖相聞已
久。今日則動靜飲食。須臾不違。語所謂造次顛沛之
時。於是相知始真矣。東巖曰。斯交也。又何幸也。乃得

東北之服。可以世講矣。顧余夷坦。踈逸。雖弗若東巖之沉。毅淵。然昔則同年也。平生則同心也。今又同守坎血之需。而不違明夷之道。以達其變也。况余之得罪。不在於守臣之狀。東巖之得罪。不專於言禮之章。天下容有詳之者。其事復偶有相同矣。君子以同道為朋。誠若東巖之云哉。夫古之人。不輕於定交。亦不輕於絕交。惟其終之不可以輕絕。故其始不輕於定交。於可絕之人。若其本同而末異。違忠孝之節。觸貪殘之禁。懷讒譖之怨。久以義者合也。請終絕之。何

恤。朱穆之貞孤。其一言一行。出入小德之中。將出消涓以成江海。雖在千里。勿忘箴規。亦不得為蘇章之矯激。友之時義大矣哉。昔管華並學。齊名海內。夫何未幾。一則秉服道德。為天下高士。一則躬親惡逆。為千古罪人。一念之萌。遠矣。又嘗見古今豪傑之士。一為時所棄。斥逐荒塘曠達。寄情於神僊麴蘖之間。自以為迥出風塵之外。而不知已落風塵之下矣。此尤今日責善之切務也。余與東巖。其懋勅之別矣。各錄其詩一通。以誌意。而復為前說云。

平蠻詩稿序

何喬新

批維時文承未盛故猶有古拙之句而渾融精

冬官郎中羊城何君宗易從大司空白公自荆襄振
旅而歸出其軍中所作五七言律絕長短歌行凡若
千首題曰平蠻詩稿屬予序之予讀之其叙師旅之
盛則江漢常武之意也其閔征戍之勤則出車扶杜
之旨也至於感寒暑之變遷道室家之怨曠則又采
薇東山之遺風也風澗乎治世之音蓋將軼盛唐追
魏晉而上薄騷雅矣初荆襄群寇袁克憑阻四出剽

剽以劉我民。聖天子赫然震怒遣將徂征而命白
公綜理戎政宗易以公辟居幕府凡奏疏之達于
上檄牘之布于下書簡啓劄之通于群寮以至軍旅
之籌畫芻餼之轉輸與凡叢冗之務一委之宗易宗
易隨事應之略無留意而其餘力又及於此非學博
而材優者能爾哉及元克授首而鯨鯢醜類亦皆雲
散而鳥沒於是宗易乃得從公奏凱而還議者為荆
襄之平雖公與大師之功而宗易替畫之功居多且
嘗躬冒矢石督厲將士非徒恃文墨論議而已宜有

旌寵公亦亟言于朝請加顯擢而有司不察僅增一秩士論咸為不平而宗易澹如也昔裴晉公董師淮西韓退之寔從焉張魏公出師關陝劉子羽寔在幕下然淮寇之平退之不聞進秩金師之退子羽反以得罪則宗易之增秩視退之子羽不為幸耶然雖增秩與否不足論也而宗易之勞不可使之無傳故予序其詩并及其謀畫之勞使異時紬金覆石室之書者或行採焉

詔使禱雨有感詩序

羅 玘

批叙事宗兩漢而工緻精巧已為名家濫觴矣

成化丁未大旱計其地則自京畿以達於幽并雍豫青齊之境於地為至廣計其時自孟春二月至於夏四月於時為最久禾不得以播麥不得以穫乃至皇上焦勞徹樂損膳出御便殿齊小大群臣震恐肅栗罔敢戲豫敬天之渝然也上又思惟山川鬼神遠罔聞知乃詔廷臣奉幣祝分走群望而少宰劉公當北嶽暨醫巫閭群使既出乃戊午玄雲翳空伏雷殷殷雨乃降尚未洽也己未又雨庚申始大

雨霑足。上乃弛齋。群臣始復常視事。而群臣各以
遠近為先後。反命。闕下。劉公子鄉人也。往私覲之。
公為余道曰。始。陛辭出。張掖門外。黃埃濛濛。千里
不見蒼翠色。牛羊齒枯。稿老者泣。婦人啼。有荷擔而
立者。何暇問種植事也。既雨。禱還。下及數里。仆者起。
稿者茁。折者條。青葱之色。橫皆交。旋。耕夫滿野。而謳
歌之。轂蓋已洋洋乎。盈耳矣。嗚呼。休哉。予因起。贊曰。
公獨不見景鍾乎。其有轂甚大也。擊之而無杵。與操
而不擊者。均之不能發其聲。而語人曰。鍾之無

聲。豈不過哉。今夫天地之氣。升而為雲。降而為雨。其
固然也。至其鬱而不升。且降也。甚於鍾之蘊其轂。而
人之精誠。一有感觸。而遂至於升。且降也。甚於杵之
擊。况於至仁之主。與夫精誠之使。其操杵而擊。當何
如哉。公曰。然。同時覲公者。皆有詩。因使予書前言。以
為序。

遠齋賦序

何景明

批全似漢文

僕聞之。殊途者。不可以同觀。異趣者。不可以強翕。故

嗜等者不媚之以瑟。好圓者不進之以矩。何則？殊途而異趨也。故賈子投荆南，仲舒屏江都，屈原遊澤畔，三者非容之不能謀，有不合，有不可容者矣。故射者不為人易其彀，琴者不為人改其操，故師可易而法不可易也。是以物有不以貴易賤，富易貧，榮易辱者矣。故茂草不負垣，美穀不生輶，懼所托者非也。是故求樂其心者，不求華其身；求顯於後者，不求耀于今。故夫子周流，刪述墳典，筆削魯史，左氏著國語，馬遷抽史記，荀卿董子之流，皆有論議。大抵困屈窮阨，發

憤述作。茲數聖賢者，寧徒耀于當世哉？僕少執寡昧，竊有慕於古人之義。弱冠則仕，出入班行者已越六歲，頗有齟齬之嘆焉。正德戊辰，皇上御極之三年，詔許罷歸鄉里，得侍親膳，既荷洪宥，殊協夙情。於是始欲究著作之原，博覽歷之勝，竊附一家之傳，庶艾不稱之戒。僕嘗以漢之文人工於文，而昧於道，故其言雜而不可據，疵而不可訓。宋之大儒知乎道，而嗇乎文，故長於循轍守訓，而不能比事聯類，開其未發。故僕嘗病漢之文其道駁，宋之文其道拘，反復求斯尚

論古有識千
古不刊

未○有○得○要○之○鄙○意○則○欲○博○大○義○不○守○章○句○而○於○古○人
之○文○務○得○其○宏○偉○之○觀○超○曠○之○趣○至○其○矩○法○則○開○戶
造○車○出○門○合○轍○不○煩○登○塗○比○試○矣○然○又○欲○儆○子○長○好
遊○之○意○抗○志○浮○雲○徹○迹○九○有○以○博○其○大○觀○以○成○其○文
章○斯○亦○不○墜○古○人○之○餘○烈○哉○於○是○叙○出○處○之○槩○援○聖
賢○之○風○揄○始○終○之○志○作○述○歸○賦○豈○敢○自○附○於○前○哲○用
以○勗○之○于○將○來○矣○

東魯韓氏世譜序

徐禎卿

批昌穀文多不傳此亦馮中一齋

韓氏瀘人也○曰東魯者○系於始也○夫韓始於桓叔之
後也○何爲魯乎○桓叔遠也○系韓於魯○斷自其所徵始
也○昔先王賜姓命氏○所以昭祖考○係宗屬○別媿疑○定
親疎○而人道於此○繇焉○故夫○絕者○不敢以昂○續也○疑
者○不敢以強○附也○是謂○慎之○至也○夫自帝王以降○姓
氏之變合○本末之同異○難可以勝言也○然而○導水者
知○其源○辯塗者○循其跡○皆可知也○故上古之世○民
無亂族○而禮有定宗○故仁睦行○而民不悖也○季世澆
喪○夷夏胥亂○民多流亡○故世謀隳○而氏族淆○錯抑已

皇明長沙文獻卷之四
甚矣故有宗人相夷若秦人視越人而不知恤者何也譜族湮而仁義之道塞也今天下晏謚百有餘年縉紳之家頗尚彝禮緝譜謀以厚人倫然往往由祖考等之槩莫之聞矣豈非喪亂之禍哉韓自魯散燕入蜀鼎樹者七世猗其盛矣夫本盛則末繁枝披則葉散滋蔓未久則糾錯紛紜而不可緒焉此詭亂之道也故述者因宗紀究旁屬崇本以定始叙疏邇以別親親所以防其流也其聞見之未徵載記之所缺則斷而刊之慎其本也詩曰緜緜瓜瓞此言循其本

也將使來者尋始之末合異反同雖服盡而澤未爽則厥初之念與角弓之懲釋此述譜之志也其餘餘凡雖繁而其要有五一曰紀實以昭德也二曰專爵以貴功也三曰考終以崇祀也四曰象服以永思也五曰述親以示守也此又譜之變例也反其源參其變而後子姓之道備矣或曰譜何始乎史也史以述往故革命而史作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失乃謂之子姓之道乎曰聖哲作易以明天道非為天道設也所以示乎人也述史以筆往非以為繩往也所以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四
戒乎今也。夫使宗屬舉滅禮教廢。子姓不勤。祖廟無
食墳墓。穢而不脩。此皆孝子仁人之所隱也。故準史
以述譜。所以明乎人倫也。人倫序則孝弟興。孝弟興
則禮樂作。古昔明王所以崇姓氏而謹昭穆者也。傳
曰。明乎禘嘗之義。其如示諸斯乎。其此之謂也。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四

竹集終

皇明百家文苑卷之四

或乎今也。夫何定細。起為。如。寧。于。知。不。其。祖。師。如。
或。境。如。樹。而。不。此。知。如。知。如。知。如。知。如。知。
以。迷。諸。所。以。明。和。人。何。也。人。倫。亦。則。若。分。與。幸。如。如。
此。禮。樂。傳。古。昔。如。玉。所。以。崇。也。而。造。物。物。如。如。如。
曰。明。乎。符。尊。之。氣。其。如。示。諸。斯。乎。其。此。之。謂。也。

